

紅色浪漫

李治邦 著

一个对民族、
对婚姻都不曾背叛的

抗战地下工作者的风雨传奇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



1

深秋的当口，在一个刮大风的天，我娘死了。

半月后，我挂着孝去山东烟台采访，和一位同事住在一家讲究的宾馆里。当晚，下了一场小雨。我和同事无聊地躺在床上，无语，透过落地的窗户，瞅着烟雨蒙蒙的夜空，我寻思着，我娘今晚该来看我了。果然，约莫下宿的当口，我娘来了。她穿着蓝色的棉袄，头发梳得一丝不乱。我娘坐在床头，不眨眼地盯着我说：“儿子，想娘啦？”

老人们曾说，跟死人说话不吉利。我歛动着嘴唇，没敢吱声。我娘抿着嘴乐了，弹了我一个脑崩儿，说：“不愿和娘说话，娘不怪罪。告诉你爹，我在那边儿不错，看见你大哥了，他正伺候着你姥姥呢！你姥姥要在那边给我寻个主儿，我没干，就在这等你爹吧。你爹一准会再寻个老伴儿，这我早掐定了。让他续吧，以后你爹的后老伴待你不会错。”听了这番话我哭了，死死地拉着娘的手不愿松开。

我娘走了，像一片被风吹过的叶子，轻飘飘的。走前她把我蹬掉的压床被拾起来盖好，屋里黑黢黢的，我只瞧见娘那双明亮的眸子。我大叫了一声“娘”，同事拼命地摇醒了我。他脸色惨白，嘴唇急剧地抖动着，两个肩膀缩成一堆。我惶恐地问：“你怎么了？”他喘了半天气才

说：“刚才我看见一个黑影儿坐在你床头，你小子躺在那嚶嚶地哭。我一动身子，那黑影刷地没了。”我安慰他说：“别害怕，那是我娘。”我抹去溢出眼窝的泪坐起来，看到压床被被娘压得严严实实。

从烟台回来，我急忙跑到我爹那儿，说我梦见娘了，描绘我娘穿着什么样的衣服，独独没有把娘“托”我带的话说出来。爹闷了半晌，对着我叹了口气说：“我咋就梦不见她呢？”

我爹是河北省安平县人，就住在滹沱河边儿上。

因为我爷爷爱耍钱，常常把身上带的钱输得精光。有一次赌大了，实在还不起债，他就把我奶奶扔进一口枯井里，背着我的大爷跑了。奶奶让人从枯井里使劲儿拽上来，好像刚从地狱里逃回来一般，神情恍惚，满口的白牙磕掉了一半儿，左膝盖碎了，成了跛子。

我爹长到16岁的光景，拜了邻村著名艺人瞎老广为师，学唱弦子曲儿。瞎老广身形瘦长，眉毛像刷子般整齐。头发长长的，黑白两色，他的眼睛虽然什么也看不见，但却根本看不出盲态，眼珠子依然炯炯有神。他叫什么名字，没有人知道。徒弟们称他师傅，村里人背地喊他瞎老广。老广从何叫起，无法考证。

日子一晃就是三年。我爹天性聪明，一把三弦弹得有板有眼，弦子曲儿也唱得有滋有味儿。《三国》、《水浒》、《杨家将》、《西厢记》、《三侠五义》，能唱不少书。他渐渐在冀中安平、深县、深泽一带有了名气。

我爹人长得俊，俊眉俊眼，高鼻梁，嘴唇很薄，牙齿很白，人都喊他“小李广”，这个小李广显然借用了《水浒》里清风寨花荣的名头。我爹的大名叫李小麦，跟他熟的乡里乡亲都叫他小麦。这一年，地里刚刚割完了庄稼，人们正往囤里装着粮食。我爹背着一把三弦，随着师傅瞎老广到了深泽县的南关。当晚，我爹唱的是《华容道》。这段弦子曲儿最难唱，我爹本不愿唱，可瞎老广非派他上场。那晚，月亮很圆，银光四射。台下满满当当地坐了几百号人，在正中端坐着我娘。



我爹登场了，他一身蓝大褂虽破旧，却干干净净。他架小三弦在前，师傅瞎老广架大三弦压后。我爹当时心里憋屈，这《华容道》是个武打的段子，大闺女和小媳妇平常都烦听，可今儿满场还都是大闺女小媳妇。过门一起，我爹脸上一热，他就觉得不对劲儿，两眼往台底下一扫，正被我娘那双能掐出水儿的眼睛给盯上。

“赤壁鏖兵战争苦，诸葛亮七星台上借东风。曹孟德人马八十三万，大火烧得只剩七千零。见李典少盔无甲光着膀子，见乐进战马光秃无毛鬃。见许褚胡须烧个刷箸样，见夏侯惇只剩一只眼睛。”我爹嘴里唱着，眼神儿却向下瞅着，魂儿在我娘的头顶上荡着，下边的词儿就跑到九重天以外了。本应该是“张文远大刀折去二三尺，曹仁粉面烧的烂毫青。”我爹当场忘了词儿，颠来倒去就是“二三尺”。瞎老广在后边给我爹提词儿：“曹仁粉面烧的烂毫青”。我爹依然如故，还是那句“二三尺”。台下大闺女小媳妇乐得前仰后合，倒彩灌得我爹脸红到脚后跟儿。没辙，我爹只得鞠躬下台。瞎老广让二徒弟李老万上，台下小媳妇大闺女就是不应。无奈，我爹只得二度登台。这时他用眼四下扫视着，发现我娘早就没影儿了。

我问过爹：“你起初见到我娘的时候，我娘那时候能俊到什么程度？”我爹形容我娘说：“柳叶花的眉毛弯又细，葡萄花的眼睛水灵灵，悬胆花的鼻子樱桃花的口，玉米花的银牙口内盛，元宝花的耳朵灯笼花的坠儿，太阳一照放光明。”我惊叹最后来的一句唱词儿：“太阳一照放光明。”这比喻简直绝了。

从台上下来，天黑透了。瞎老广带着徒弟们回到屋里，瞎老广把其他徒弟都支走，只留下了我爹。他把门关紧，转身扬手给了我爹一个嘴巴，甭看他眼瞎，出手可准，扇得我爹两眼直冒金星。

瞎老广怒斥道：“那个妞儿是你能看上的吗？”我爹顿时头皮发麻，

他不明白，瞎师傅竟然能洞察秋毫。

“什么妞？哪儿有妞呀？”我爹梗了梗脖子死不认账，他怀疑师傅在诈他。“在台下正中央坐着的那个妞，一条大辫子，长得一双葡萄一样圆的眼睛。”瞎老广阴沉着脸说。我爹顿时哑口无言了。“这妞儿命硬，你根本就抗不住她。”瞎老广不紧不慢地补充了一句，然后把门敞开，挥手让徒弟们上炕围着睡觉。

天还没亮，瞎老广唤人套上马车，把大家轰起来，眼屎还没揩干净，就趁黑悄悄离开了深泽县城的南关。

两天以后，瞎老广一行到了深县。深县是个大县，深县的蜜桃很有名，又称为蜜桃县。那天，看演出的人多。拉开场子，我爹唱他拿手的《杨家将》。我爹架上三弦，调了调音。他一抬头，倏地捕捉到那双葡萄一样圆的眼睛。我爹这一次没动声色，放开嗓子，拉开了架势，正是：英雄赞，美人赞，刀枪赞，风雨赞，口齿嚼得咯崩崩，吐出的字儿眼跟打枪子儿似的清脆。

台下翻江了，观众倒海了，我爹也红透了。《杨家将》连唱了六天，我爹憋不住了，斗胆去街上寻我娘。街上哪儿都没有我娘的影子，我爹不甘心，还要出去找，瞎老广突然拽住我爹的衣袖询问道：“你那妞来了？”我爹“嗯”了一声。瞎老广沉稳地说，“你是找不到她吧？”我爹听出师傅话里的含义，“扑通”跪下了，诚惶诚恐地说：“师傅，您是神人，您给我指点迷津，那妞究竟在哪呢？我怎么能寻到她？”瞎老广鼓鼻子的两翼，想了好一会儿才慢悠悠地说：“这妞不是俗人，你俩没缘分，明儿咱们走。”我爹认了，师傅说没缘分就没缘分吧。我爹跟着师傅瞎老广转了几村几店，观众不少，可就是没我娘的影子。

半月后，我爹随瞎老广回到老家安平，在牛具村头开始唱《水浒》，老乡们就是爱听这段。

瞎老广料事也有不准的时候。



终于，我娘和我爹在这里碰上了。那天，正赶上我爹在屋里喝粥，我娘就走进来了，面黄黄的，眼窝塌了，一条大辫子散成扇子面儿，两只鞋底儿磨得只剩一张纸厚。我爹伤心得差点儿跳了枯井，他拉住我娘说：“你跟着我看弦子书受苦了吧？”我娘大大方方地把我爹端的粥碗接过来，吸溜吸溜地喝光了。接着，又喝光了一碗，还用舌头尖儿舔了一遍，说：“我饿了好几天了，今天终于吃饱了。”我娘说完，甜甜地绽出俩酒窝。我爹接过空碗，摔了个粉碎，蹲下抱头呜呜地哭了一通。

哭完后，我爹问：“你姓啥？”我娘回答说：“姓张，大名叫张美珠。”接着我娘先乐，我爹也跟着傻呵呵地乐，两人直乐得眼泪都流出来了。“我老家就在牛具村，你跟我见见你婆婆。”我爹边说边把我娘的辫子梳好。

一个大雾的夜，我爹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瞎老广家，瞎老广的家住在牛具村的东头。屋里亮着四根蜡烛，瞎老广盘腿坐在床上，窗户开着，一缕缕的雾气钻进来，弥漫在烛影晃动的屋里。

“你要娶媳妇了？”瞎老广掐着指头说。我爹老实巴交地应着：“嗯，明天。”瞎老广叹口气说：“我拦不住你了。你跟这妞儿过一辈子，注定吃地瓜到死，黄土一埋了事。你非得离开这妞儿，往远处吆喝，才能乘大轿、做高官呀。”我爹后来弃家而走，闯荡江山，当红旗插上城头时，他挎着盒子枪进城当了个不小的领导。

我爹听罢瞎老广这番话，如醍醐灌顶一般，当即跪下，“当当当”磕了三个响头。瞎老广从身后取来三弦弹了起来。

据我爹讲，那曲儿极好听。我爹随口给我哼哼了几句，凭借我对古典音乐的知识，听罢不由大惊。瞎老广弹的竟然是汉代乐府的名曲《关山月》。词还是唐代大诗人李白所填。其中为“明月出关山，苍茫云海间。”一个在乡下闯荡的江湖艺人，能弹此曲，真是半神半妖了。

当时我爹爬了起来，转身欲走，听瞎老广吟出一句话：“你命里有

两个女人，怎么说你这辈子也要再娶。”我爹摇摇头，对师傅说：“不可能，我小麦不是那三心二意的男人。”师傅笑了笑说：“这就不由你了，天地之间这么大，最说不清楚的就是男男女女的事。”瞎老广的话音未落，我爹在夜雾中早就没了人影。

转天是大阴天。

傍晚，在一间小土屋里，炕上炕下都是人，差点儿要把洞房挤破。姥姥从深泽赶来坐在炕角，抿了一口酒就醉倒了。婚礼上，有我爹的师兄弟，唯独没有瞎老广。我爹就在地上架上三弦，师弟李老万给他弹小三弦，我娘用筷子敲碗为我爹助兴。那次，我爹唱了个《蓝桥会》：

“兰端莲一对可眼含秋水，柳叶蛾眉细又弯，悬胆花的鼻子樱桃花的口，茉莉花的银牙口中含，元宝花的耳朵赤金坠儿，玳玲当啷的九连环。”

这段曲与我爹形容我娘的那几句极为相似，只不过一个是中东辙，一个是言前辙罢了。我娘喜颠颠美滋滋地陪着乡亲们喝酒，直饮到窗户纸白了，公鸡伸脖子打鸣。就在那金宵时刻，是我娘主动上炕铺被，摆正了枕头。我爹把三弦供上方桌，脱光了衣裳，赤条条地钻进了被窝。

我爹从小就爱光着屁股睡觉，到老了也如此。我爹钻进被窝以后，对我娘说：“喂，给我焐焐身子吧！”我娘衣襟整齐，扭脸不睬。我爹直央告：“我冷。”我娘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没这规矩，你得给我跪下，像拜菩萨一样磕三个头，我才能进你的被窝。”我爹想都没想，二话没说，“噌”地从被窝里蹦出来，“当当当”把地上磕出个窝窝。完后，他口中还念念有词：“女菩萨，请随我进被窝。”我娘顺从地进了我爹的被窝，他像狼般扑在我娘的身上。我娘当时被我爹折腾了半宿。我爹最后冷不丁地对我娘冒出了一句话：“师傅告诫我，说我这辈子能娶俩媳妇儿。”我娘二话没说，一脚把被子踹到了地上，立马揪住我爹的耳朵吼叫着：



“只要我活着，你就甭想！”这句话，躲到房根儿底下偷听的半村人都听到了。

我爹跟我娘结婚那天深夜，瞎老广借着漫天大雾，带着二徒弟李老万等人，背着把大三弦悄然去了关外。他一走就再没回来。

1959年，我爹去长春开会，在斯大林大街闲逛的时候，邂逅了师弟李老万。两个师兄弟抱头痛哭，我爹问：“咱师傅呢？”李老万说：“师傅几年前在长白山的深处突然失踪了，仅留下那把大三弦，让我碰见你给你。”我爹死活要去长白山找师傅，李老万拦住说：“师傅说了，你还能看见他。”

我爹把大三弦带了回来，我见过，没什么新奇之处。唯有那琴杆儿如铁棍一般，那次从立柜顶上摔下来，磕掉了好几块洋灰，琴杆儿却完好无损。我从小就爱抱着大三弦穷弹，也弹不出个子丑寅卯。我娘不耐烦地对我说：“老四呀，你那弹棉花呢，太难听了。”偶尔，我爹不耐烦地点拨点拨我。没想到以后，我也能弹出个调调，竟凭借这点儿本事考进了部队文工团。

瞎老广有恩于我家两代。

2

我爹和我娘新婚没几天，牛具村出了件大事。以我二大爷为首，走了十条壮汉，说是去打鬼子，张家口那儿有个骑兵团在招兵买马。我爹死活喊着要去，我娘怎么拦也没拦住。最后，她让我爹光着脊梁，说要用烧红了的铁丝烫我爹一道血痕。我爹傻乎乎地就脱衣服，当烫着肉皮儿燃起焦糊味儿时，他忍不住惨叫了一声，把我奶奶当场吓晕过去了。

两个月以后，我奶奶猝死了。我琢磨我奶奶的死与我爹吼那一嗓子有关。离开家门前，我爹对我娘提出要洗一次澡。我爹喜欢泡澡，他觉得人身子干净心才能干净。我家的木盆挺大的，木盆颜色澄黄澄黄的。我爹坐在里面，我娘提着一把大壶把热水慢慢地倒在他身上。那水有些烫，我娘一边给他身上浇一边问：“舒服不舒服？”我爹笑着说：“你想把我烫死呀！烫死我，骑兵团要把你枪毙喽。”说到骑兵团，我娘就不乐意，说：“那就把我枪毙喽。”我娘把热水都倒完了，然后往水里倒了几滴醋，还有一些薄荷水。屋子里就有了几分说酸不酸说香不香的味道，让人的骨头酥酥的。我爹刚开始就小声唱着三弦书，唱的都是才子佳人，都是柔声细调。我娘就在厨房里拣个板凳侧耳去听，听得如痴如醉。

洗完澡，我爹得意扬扬地要我娘拿出新衣服给他穿上，我娘骂骂咧



咧地说：“你王八蛋这时候唱这些三弦子书，才真是为了我，就我一个人听，你要死了我就到阎王殿里找你。”我爹实在忍不住了，搂着我娘一把鼻涕一行泪地哭得天昏地暗。我娘没哭，任凭我爹在那里疯。

后来，我爹进了城以后，才吭哧半天揭开了谜底，承认他离家是听了瞎老广那番忠告，到远处去吆喝，去乘大轿、做高官。但他朝天发誓，绝对没想以后再娶一个如花似玉的娇妻。

残秋。残日。

滹沱河边，牛具村与十条壮汉有血缘关系的人都去相送。女人们齐刷刷地跪下了。我爹在村上的辈分小，我娘不甘跪在后头，“噎噎噎”跑在尽前头。跑的时候让我二奶奶踹了一脚，正踹在后腰上。现在想起来二奶奶也不是东西，我娘刚怀上我大哥，要是踹流产了，那可怎么办？二爷吩咐我爹：“小麦，唱段弦子书，送咱们上路。”我爹看着乡亲，面对着大道，唱了一段《杨家将》的词儿：

“自己寸功尚未立，今天破阵要争头功。大丈夫生在三光下，生而何欢死而何惊！”

六个月以后，我娘才知道我爹投的是一帮子散兵游勇组成的准八路军。在口外的一个开阔地带，他们碰到了一个班的鬼子兵。不消一袋烟的时辰，准八路军的骑兵就把鬼子兵干掉了。我爹在马上胡乱挥了一刀，愣把一个精瘦精瘦的鬼子兵削去了半拉鼻头，弄得他满脸淌血。

准八路军浩浩荡荡凯旋，马屁股后头驮着鬼子兵的尸首，肩上扛着鬼子兵的战刀、钢盔、长枪。我爹的战果最为辉煌，怀里抱着缴获来的一挺歪把子机枪，那姿态就像是抱着一把大三弦。没想到，他们正美得忘乎所以的时候，一颗炮弹从天上砸了下来，轰得大家四处逃命。日本鬼子的大队伍从后头包抄过来了。二爷领着牛具村的壮汉跑得最快，拐

过黑松林就没影了，只死了两个人。我爹没跑脱，让一群日本鬼子盯住了。因为他怀里抱着歪把子机枪，人家鬼子以为他是个多大的官儿呢！我二爷领着六个人卖了马后埋了枪，换来几枚钱，狼狈不堪地又跑回牛具村。

半夜，二爷敲开了我娘的门。我娘慌得连衣服扣也没扣上，亮着白硕硕的两个奶子，腆着大肚子。我娘把我二爷堵在门口，呵斥道：“这么晚你干啥？我爷们儿呢？”二爷捶着脑袋，眼神儿总在我娘的胸脯上晃来荡去。我娘平静得出奇，慢慢系着扣子说道：“我问你话呢，我那口子小麦呢？”二爷进门回手就把门闩上了。他摆着手哭丧着脸说：“仗打败喽，大碾死了，大胜也死了，怨他俩跑得太慢。”二爷嚼着牙花，始终盯着我娘的胸脯。我娘再问：“我问你你咋不应呀，小麦到底在哪儿呢？”二爷哭丧着脸回答：“说啥小麦呀，我根本就没瞅见。”我娘白着脸吼叫着：“那你来干啥？”二爷不高兴了，说：“我跑来告诉你呀！”我娘疯了，喊道：“你都不知道小麦在哪儿，你跑到这儿告诉我什么？你还有什么脸面进我家？”二爷恼怒了，瞪着眼睛呵斥道：“小麦媳妇，你不能这么说话，我没上大碾家，没上大胜家，好心好意跑这给你报信，好心当驴肝肺了，好歹我也是你二大爷。”我娘怒道：“你他娘是谁二大爷，你他娘是我孙子，滚！”二大爷急了，变了脸色，说道：“谁敢让我滚，你好大胆子！”他伸手就要扇我娘。只听“啪”的一声，二大爷的腮帮子先挨了我娘一掌。

牛具村很讲究辈分，多大岁数见了小岁数的，照常叫叔称爷，当着多少人的面也得这么称呼。二大爷仗着辈分大，抬腿就一脚，正踹在我娘的小肚子上。这倒好，二奶奶没踹下我大哥，这次让二大爷踹下来了。我姥姥从隔壁赶过来一看，我娘已躺在血泊里。

1951年的初夏，我爹首次衣锦还乡，见到二大爷时还规规矩矩地叫了一声“二大爷”。我娘可不管那个，她拉过我大哥，指着二大爷的脑门



说：“小子，你骂他，什么难听骂什么！你记住喽，你还在娘肚子里他就踹过你！”

我大哥在娘肚子里怀着的时候被二大爷踹了一脚，等到他生出来时半晌都没哭一声，我姥姥急了，倒拎着我大哥，冲着他的屁股蛋子狠狠扇了好几巴掌。我娘对我姥姥说，小孩子叫李平安吧。二大爷踹完我娘，知道惹祸就偷偷跑了。我姥姥当时没有慌乱，用土办法，把我娘肚子里的大哥保住。我姥姥用了什么土法不得而知。等我大哥过满月的时候，我姥姥揪心地对我娘说：“小麦不会是没命了吧？”我娘搂着我大哥，喜滋滋地对姥姥说：“大胜死，大碾死，小麦死不了。我早就看透了，就是我死了，小麦也死不了，这是天注定的。”

果然，我娘死了，我爹还活着。

后来我问娘：“你咋就料到我爹死不了呢？”我娘说，我一遇到你爹，就知道他是我爷们儿，这是命。你爹命大，我不相信你爹会死，你爹就死不了。

二大爷和二奶奶认定我爹死了，总是百般刁难我娘。后来我娘讲述了那几年的苦日子，说：“受大罪了。那群王八蛋在咱家门口屙屎撒尿，把你大哥抱到坟里，险些叫黄鼠狼叼走。收庄稼时，求谁帮手谁都朝后躲。我自己挑水，两个膀子肿得像刚出锅的大馒头。我当闺女时金枝玉叶的，你姥姥宠着我，全家供着我，哪受过这个。”

又一个残秋，秋风瑟瑟。

我爹骑着一头毛驴，拖着一条被日本鬼子飞机打折的腿，被部队打发回家养伤。有关我爹和我娘团圆的故事，我爹说了一个版本，我娘说了一个版本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：都说是傍晚，都说下起了大雾。

那天，滹沱河面上白气腾腾，罩得牛具村影影绰绰。我娘对我说：“那天晚上，我推门去抱柴火，见院子里有个要饭的。我连忙摆摆手，说，‘去去去，到别家讨，我这儿屁也没有。’那个要饭的拄着双拐，低

着脑袋可怜巴巴的。我心软了，回屋拿地瓜。你说气人不，那要饭的后脚跟我进了屋，从后面臭烘烘地抱住我，跟猪一样用嘴拱着我的脸蛋儿，说，‘俺是你的小麦呀。’我恼了，骂他拧他踢他，说，‘你这要饭的混账，我给你地瓜就不赖了，哪来的小麦？’”我娘没说完，自己乐得岔了气儿。

我爹后来对我不满意地说：“别听你娘瞎编，真实的情况是那天晚上，我推门进去，你娘正熬地瓜粥。我没理你娘，把双拐一扔就瘫在炕上。你娘嚷了一嗓子‘我的小麦’，就晕倒在灶边儿上了。你大哥那时刚不到四岁，过来就踢了我一脚，张口就骂我！”这回轮到我爹乐了，没那耳朵挡着，嘴一准能咧到后脑勺。

我问爹：“那条驴呢？”他答：“那条驴是部队给我配的，说路上好有个依靠，早他娘死在半道上了。”

我爹回来那天的半夜，我娘把大哥哄走了，屋子里清净了，我娘搬来那个大木盆，在灶上烧了一锅的水。水沸开了，水珠在滴答，那是从房顶上落下的，可能是湿气太重。我爹脱光了，拖着一条病腿爬到大木盆里。他看见水面上飘着草根。我爹问我娘：“这都是些啥呀？”我娘说：“是草药，治你身子的。”我爹吸着问：“咋这么香呢？”我娘没说话，我爹慢慢把身子浸到水里，水有些烫。他闻着水面上的清香，骨关节在“咔吧”作响。首先是脚指头松弛，然后顺着大腿，从腰那儿往上一直蔓延到心口。没过多久，虚气，实气，阳气，清气，浊气，福气，晦气，只要是气体都让它在身体内流动着。我爹肌肤的每个毛孔都兴奋地张开，吮着水汽，滋润着根根血脉，舒服透了。他闭着眼睛，止不住吼了一嗓子三弦子书：“喊一声我的心肉肉你听清，你不疼我你休想再把别人疼。”他吼完了，那声音在屋顶上徘徊，然后在四壁碰撞着、跳跃着、激荡着。他听了一句喝彩声，以为是恍惚，又唱了一句：“搂着小妹子的身子我不松手，咬一口你的肉肉香到了心。”声音还未落定，又一声喝彩，这回我爹听仔细了，他蓦然回头，见我娘站在大木盆边。我娘



把自己的衣服已经脱掉，滑入到大木盆里。我爹觉得胸前发热，伸手摸我娘。他发现我娘的身体软软的，怎么也抱不拢。我娘哭了，说：“你小子在外面知道我想啥吗？”我爹问：“想啥？”我娘说：“想我的命咋这么苦，咋摊上你这么个忘恩负义的王八蛋。你现在给我唱段曲子，好好唱，让我听舒服了才行。”我爹说：“那好，我就给你唱。”说着他唱了起来：“此一拜非是拜貂蝉你，我拜的是大汉锦绣江山。纵有你貂蝉千种风情万般柔骨，我只觉天空云净玉露寒。”我爹唱完，我娘给了我爹一个嘴巴，又给我爹揉了揉。我娘说：“我知道我咋样伺候你也拢不住你，你的心太野太大。”我爹笑笑，说：“我都泡酥了。”我娘也笑了：“是水给你泡酥了呢，还是我给你泡酥了？”我爹连连地说：“是你，是你。”

我爹回来没两天，二大爷就知道了，怕我爹找他麻烦，他连夜偷偷跑到深泽。我爹回来的第三天早上，就悄悄跑到村头瞎老广那间空屋里，面壁跪了半天。那次突围，我爹抱着歪把子机枪瞎扫一通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杀出了一条血路，竟没伤着一根毫毛。后来，他带着几个唱弦子书的子弟投奔了正规八路军，当了侦察营营长，我爹念的是瞎老广赐给他的恩德。打我爹回家养伤后，我娘身上好像背了个大碌碡，沉甸甸的。我爹藏在家里不敢出来，怕走漏了风声，让岗楼上的鬼子和汉奸知道。我娘下地干活，又挑水做饭又看孩子，提心吊胆地盯着外头的动静。

鬼子五一大扫荡，我娘背着我爹，领着大哥，脖子上挂着大小包袱，东躲西藏。今晚睡在河堤上，明晚就睡在高粱地。我娘是小脚，那脚小得实在可怜，跟羊趾头那般大。她跑起来，几步就得摔个跟头，一摔我爹就从她后背上滚下来。那夜，鬼子在后面紧追，我娘驮着我爹，领着大哥跟乡亲们在滹沱河堤上拼命地逃亡。我娘不小心一个踉跄，把我爹从后背上扔了出来，一骨碌就滚进了滹沱河。我娘拼命喊着“小麦”，身子就朝下坠。旁边人一把拽住我娘，一手捂住我娘的嘴巴，生怕鬼子听到。

我娘就是我爹的支撑。

命运轮回。

多少年后，我娘病倒在床上，躺了整整两个月。我爹喂我娘吃饭，隔三差五地给我娘抠大便，换尿布。我娘对我说，你爹还我债了。我娘讲的债指的就是那段艰辛的日子。牛具村人在逃命中不少人死在刺刀下、枪口下，我们全家却一次次逃过了劫难。事后我娘讲，她从来没想到过死。当我爹滚进滹沱河里时，她就知道我爹一定能自个儿爬上来。

“走一山又一山，山山不断；过一岭又一岭，岭岭重重。树木交叉冲霄汉，苍松翠柏冬夏常青。”这本是我爹唱《杨家将》里孟良、焦赞赶路要去降龙木的一段唱词，我爹每回唱到这段，台下都是满堂彩。没想到这一段唱词却应在了他自己身上，灾难一个接着一个。



3

在1943年的大秋，我爹又遇到了大灾。

天擦黑儿，暮靄轻柔地飘浮着，雨揉进了炊烟里，落在人身上舒服透了。我爹的腿在我娘的伺候下居然奇迹般地好了，他在院子里盯着天空发愣。安平县游击大队让我爹临时带一下区小队，我爹没答应。他心里没忘掉瞎老广的教诲，要远走高飞，才能“乘大轿、做大官”。我娘正烧火做饭，大哥往灶里填着柴火。这阵儿，鬼子总龟缩在岗楼里不敢出来。区小队就住在我家的房后，咳嗽一声那头都能听见。忽然有人敲门，连声喊着“小麦哥”。我爹听出是苏村的柱子，柱子曾跟着瞎老广学过艺，没几天就让瞎老广辞了，理由是这孩子长得不周正，眉眼间有颗黑痣。我娘要过去开门，我爹离门近，紧几步打开门。门刚敞开，我爹先挨了两巴掌，瞬间四个鬼子扑上来。一个往我爹嘴里塞棉团，剩下几个抱腰拽脚，接着掏出绳子就捆。我娘号叫着扑了过去，叫柱子抬脚着着实实地踹了一下，瘫在地上不省人事。算起来，我娘这辈子尽挨踹了，可能最厉害的就数柱子这一脚。这一脚，把我没出世的二哥踹成了一摊血流了出来。我娘怀我的时候，跟人家聊天，光盯着人家脚，就怕人家脚抬起来。她这辈子是叫人踹怕了。我娘是叫大哥晃悠醒的，我娘睁开

眼，见大哥满身是血，那是他在我娘身上抹的。我娘再寻我爹，鬼影儿都没了。她抬着小脚跑到后院儿，领着区小队追到村外。除了几声狗叫，唯有一大洼空荡荡冷清清的月亮地儿。我娘疯了，非让区小队攻打岗楼，要活剥柱子的人皮，救出我爹。区小队的人望了望远处坚不可摧的岗楼，摇了摇头回村了。转天，区小队转移到十几里以外的村子。

我爹被抓进炮楼，日本特务课长先对我爹客气，炫耀已掌握的情况。我爹有了底，一口咬定他是安分的说书人，七里八乡都能证明。他把那几条证据一一驳回，说柱子跟他有仇，栽赃陷害他。我娘不顾区小队长的阻拦，拖着虚弱的身体，带着我大哥去闯炮楼。我娘喊着：“小麦，你屈呀，你让柱子这驴操的给害了，柱子你不得好死，早晚得让一颗子弹给崩喽。”

我娘从早吆喝到太阳缩回到西山，她反反复复的就那几句老话。转天日头刚擦亮，我娘又来了，依然抱着小三弦，领着我大哥，依然是那几句话。一连三天，岗楼四周的村上都知道这事了。结果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百传千，远远近近的人都传这个女人。胆子大的、好热闹的远远地站着看，踩倒一片片的庄稼。我娘嗓子喊哑了，干张着嘴出不了声，她就用手指天，用脚跺地。我娘弹小三弦，弦被弹断了，她就系个扣子接上再弹。每逢琴响，岗楼里都有人一声声地惨叫，叫得人发根倒竖，听那声音像是柱子的。

偶尔，岗楼上也打几枪吓唬吓唬，打一枪这女人笑一声，笑得犹如鬼泣，吓得岗楼上顿时没了动静，不敢妄动。特务课长要柱子与我爹对质，我爹说柱子才是八路军，是他说师傅被日本人害死，劝他参加八路军打日本。柱子暴跳起来，但他怎么说不过我爹，气急败坏地强扒开我爹的嘴，要用红烙铁烫我爹的舌头。日本特务课长也有些疑惑，制止了他。我爹假装眩晕，瞬间醒来，把眼一瞪，犹如盲人，说出的全是师傅瞎老广的声音，柱子吓得魂飞魄散。日本特务课长不肯放过我爹，软的方法用尽，换上硬的。他让柱子站一边看着，亲自动手对我爹动酷刑。